

保山文化丛书
BAOSHANWENHUACONGSHU

保山文澜

下

◎ 主编 蒲斯鹰

◎ 选编 段一平 周创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云南历史上的宝石贸易

吴兴南

按：本文作者为云南知名文史研究者。宝石在云南，既是具有重大研究价值的商贸议题，又是具有特殊价值的文化议题，故编选此文，以期引起更广泛的深入研究。

自古以来，人们就十分珍爱宝石，视为财富的象征。《汉书·食货志下》说：“秦兼天下，币为二等……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因宝石产地较为集中，以亚洲为例，主要集中在斯里兰卡以及伊洛瓦底江上游区域。各地方的人们要获得这一珍物，不惜远涉千山万水，前往采购。因此，宝石成为古代贸易的重要商品，很早就加入到了对外贸易的行列。而云南则是这一贸易商品的重要集散地之一。《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永昌郡地出光珠、琥珀、翡翠、水精、琉璃。”《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也载：“哀牢山水精、光珠、琥珀、琉璃、翡翠。”永昌郡地跨伊洛瓦底江上游广大宝石产地，同时，永昌外通缅甸、身毒、大秦，内连中国内陆腹地，成为宝石贸易最繁盛的地区。唐宋南诏大理时期，民间私商贸易和官方朝贡贸易都包含宝石在内。当时，自外地输入的宝石有琥珀、瑟瑟、光珠、玉石等。因大量珠宝玉石输入，极大地美化了人们的生活。《蛮书》载：云南妇人发髻及耳“多缀真珠、金、贝、瑟瑟、琥珀”。《新唐书·南诏传》也说：南诏妇人

“以两股辮为发髻，耳缀珠贝、瑟瑟、琥珀”。

明代，云南宝石贸易日盛，规模也最大。明中央政府曾在云南置太监，就近经营宝石。凡采买先由辖官办理，后与商贾贸易。1639年大旅行家徐霞客到云南还描述了他在永昌城买琥珀、绿虫的情况。由于大批珠宝玉石经云南输往内地，明朝时期，上至后妃命妇，下至平民仕女，莫不以拥有金玉珠翠首饰为荣。

清代云南对外贸易中，宝石贸易仍占有重要地位，这方面的情况，众多云南地方史志都有记载。康熙《云南通志》提到的宝石有琥珀、水晶、菜玉、墨玉、催生石、青花石、宝砂。乾隆《腾越州志》卷三说：“今商客之贾于腾越者，上则珠宝，次则棉花，宝以璞来，棉以包载。骡驮马运，充路塞途。今省会解玉坊甚多，砉砂之声昼夜不歇，皆自腾越至者。”道光《永昌府志·物产》也说：当时的商人为了购买宝石，“裹粮行数十日始至其处，购之甚难，货之亦甚贵，若宝石、琥珀、墨玉之数则尤其贵，且远者”。光绪《腾越厅志·土产》还说：琥珀、玛瑙、珊瑚“从腾越达于省会，故州城八保街，旧讹为百宝街”。更有甚者，就连西方学者的著述中也不乏云南宝石贸易的情况记载，足见云南宝石贸易的影响程度。

明代保山的太监“镇守之祸”

唐定国

按：本文作者唐定国为云南知名报人，文史学研究有著述。明代，保山宝石成为朝廷索贡的重要物品，由此也形成一个上下勾结的腐败链，造成边陲民不聊生的祸患。太监为患边郡，是明朝政治弊端的特殊景观。唐定国视觉独特，引征可信。

据《明实录》等文献记载，云南出现“镇守太监”和“镇守衙门”当始于明洪熙元年（1425年），明仁宗朱高炽“遣中官云仙往云南镇守”，其动因是“朕初即位，虑远方军民或有未安”，希望内臣为其分忧，“务令军民安生乐业”。自此，镇守太监便成了权倾一方的天子特使，起初还多少干点正事，此后不久便成了贪残无状的一方阎罗，而以边地保山受患最为深重。通常，明朝内臣外用均为一省一镇，云南却一省两镇：除镇云南者外，尚有专镇金齿（保山）、腾越（腾冲）的衙门。

古代保山素有“金银宝货之地”盛名，加之农业发达，商业、手工制作业也倚古道之便悄然兴起，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为高，素来是历代统治者眼中的一块肥肉。至明景泰末年（1455年），曾随王骥征麓川的都督毛胜“知金齿（保山）供给甚多，遂营干镇守”。一些太监得知毛胜发了大财，便纷纷接踵而至，边城“镇守之祸”由此愈演愈烈。

成化六年（1470年），恃宠网利、索宝无计且已使“云南人大为所苦”

的内臣钱能被明宪宗“永令镇守”云南，一些贪赃无耻之徒纷纷附势，为虎作伥。时任金齿（保山）指挥金事的卢安便是其中的一个。此人不仅“不避艰险”，“屡取宝石入贡”，为钱能立下敛财之“尤著”奇功，并很快荣升金齿指挥同知，还受钱能指使，挥舞着“指挥同知”的令箭陪同钦差郭景“遍历”辖域内各宣抚司“求索”……

成化十六年（1480年），镇守金、腾的太监王举向孟密土司“索宝石不获，遂疏其叛木邦之罪，请征之”（张志淳《南园漫录》），勒索未遂便欲刀兵相加，置人于死地。

继王举之后，太监吉庆为聚财敛宝，同样无所不用其极：伙同一班心腹恶吏，巧取豪夺，稍不如意便动用私设之牢狱，滥施酷刑，甚而至于“卖放金齿操军400名，使纳银贝”（《明实录》）。一次，他外出“安抚夷民”，渡怒江时因船筏遇浪受了点无险之惊，登岸之后立即“追责”潞江安抚司的惊吓内臣之“罪”，并强令线氏出银为其“赎魂”。

镇守太监们为祸一方的累累恶行，尽管曾引起当地民众的强烈不满甚至暴力反抗，许多良知未泯的朝廷命官如巡按御史等也曾上书弹劾并“乞旨裁革”，但其主子一概以不变应万变，咬死两个字：“不允。”而有的地方官还因此而获罪。面对如此腐败黑暗的社会现实，曾使故郡名士张志淳、张含及落难于斯的状元杨慎等百感交集，并留下不朽的檄文。张志淳在《南园漫录》中记道：“正德时，内臣势殊大，金腾镇守，每不及三年辄易……其前后若吉庆、张诚、朱奉、孙绪、刘裕皆无辞去者。如张诚之贪酷，刘裕之昏虐又特甚……”张含在《宝石谣》诗中揭露说：“成化年间宝石重，私家暗买官家用……钦取旗开山岳摇，鬻男贩妇民悲号……”杨慎也在《宝井谣》中写道：“永昌城南宝井路，七里亭前碗水铺……安得仙人缩地法，宝井移在长安街……”这些诗文词锋凌厉，立意奇崛，多少为吃尽权监苦毒的这方土地和生活在这方土地上的善良的人们出了口心头闷气。

“镇守”之患，直到嘉靖九年（1530年）明世宗下诏“裁革云南镇守太监”之后，才算暂告清除。经历了一个多世纪贪残盘剥的边地各族民众噩梦依稀，不禁“有若更生”。只是好景不长，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朝廷又“遣内监杨荣开矿云南”。杨荣到云南名为“开矿”且头衔也变成了“税监”，干的却还是“镇守”们的老本行，“成就”亦毫不逊色——短短六七年间，杨荣便食宝而肥，“恣行威福”并先后“杖毙数千人”，“人称之为‘千岁’”。但历史是公正的，贪残一时的这位“杨千岁”最终还是被激怒了的军民数千人纵火焚宅，先擒而后杀，并“投尸烈焰中”……

杨荣既死，“税监”之患亦渐敛——或许，“圣明”的天子从杨荣之死又悟出了个真理：与奇珍异宝相比，还是江山社稷更要紧些。

杨终与《哀牢传》

张 力

按：张力先生是保山著名的地方文史通儒，对保山史料的发掘、传播功劳犹大，令人尊崇。《哀牢传》为云南古代一部著名地方志，惜其未能全部保留传承，但其中留下的一些文字，却是我们研究保山古代文化的至宝。

成书于东汉明帝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的《哀牢传》为云南最古老的方志。由于历史动乱的原因，《哀牢传》未能完整地保留下来，仅由《风俗通》、《华阳国志》和《后汉书》等古籍，辑录了一些佚文。虽不完整，却能大体理出哀牢国兴衰的脉络。

《哀牢传》为云南方志之始，记载了相当于周赧王时期，即公元前300多年的九隆神话和哀牢国的肇始及发展情况，也是记载云南，特别是永昌（今保山）古代的历史文化的权威著作，所以是考证、研究哀牢地区的传说、种族、风土、特产、疆域等的最原始、最宝贵的资料。

关于《哀牢传》的作者杨终，《后汉书·杨终传》只说：“终字子山，成都人，显宗时，征诣兰台，拜校书郎。”未提作《哀牢传》这件重要的事。但在东汉王充《论衡·佚文》中却有准确的记载：“杨子山为（益州）郡上计吏，见三府掾吏为《哀牢传》不能成，归郡作上。孝明奇之，征在兰台。”唐代刘知几《史通·史官篇》也说：“杨子山为郡上计吏，献所作《哀牢传》，

为明帝所异，征在兰台。兰台之职，著述之所也。”这应该是根据王充《论衡·佚文》所作的转述。

当时，哀牢国地处益州郡徼外，每当哀牢国的使臣欲往首都洛阳，必须经过益州郡首府成都，然后由益州郡派人引导上洛阳入觐；因此益州郡的掾吏便向哀牢使臣询问其地的风土人情和传闻典故。杨终为益州郡上计吏，负责记录。在掾吏写《哀牢传》不成功的情况下，杨终以自己的记录，写成《哀牢传》，并随同哀牢使臣在洛阳，献书给明帝，得到赏识，从上计吏的职位提拔到兰台做校书官。

汉明帝从《哀牢传》中，知道哀牢国的历史、文化、物产、疆域，于是派遣使臣劝说哀牢王柳貌归属汉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内属，其称邑王者77人，户51890，口553711。西南去洛阳7000里。显宗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领六县（即嵩唐、不韦、比苏、叶榆、邪龙、云南）合为永昌郡”。（《后汉书·哀牢夷传》）从此哀牢民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之一。汉明帝为此在洛阳举行盛大宴会，庆祝哀牢王柳貌归属和建立永昌郡这两件政治上的大事。

当时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班固作《东都赋》盛赞之：“自孝武之所不征，孝宣不所未臣，莫不陆轡水粟，奔走而来宾。遂绥哀牢，开永昌。春王三朝，会同汉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图籍，膺万国之贡珍。内抚诸夏，外绥百蛮……俾建永昌，同编亿兆。”

由此可以看出，杨终《哀牢传》，对于哀牢王柳貌的归属东汉，对于成立汉朝第二大郡的永昌郡，起到非常重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施甸县滇西抗战史料（2则）

按：本处史料选自中共施甸县委宣传部所编《滇西抗战第一枪——纪念滇西抗战胜利60周年文集》。作者杨升义、朱应明均对滇西抗战史作过认真采访调查。本文具有一定史料价值。尤其是朱应明所采写的第二则，是史料，也是无比凄婉的战地爱情故事。我们为之感动的并不是主人翁爱情生涯的本身，而是这两段情缘的“回光返照”，实在令人炫目、惊心动魄。

长期以来，提到滇西抗战，人们大多熟知腾冲、龙陵两县，其实，发生在施甸县的抗日事略很值得人们晓知。比如，响起滇西抗战“第一枪”的惠通桥，处于施甸、龙陵两县交界的怒江上。中国远征军重要将领宋希濂、黄杰、王凌云、何绍周、钟彬等都曾在施甸境内活动或驻防过。中国远征军的炮兵阵地就构筑在惠通桥东岸大山头，直接瞄准了日军据点松山……总之，滇西抗战，施甸功不可没。

一 施甸境内中国远征军阵地遗址群

杨升义

施甸位于云南西部，怒江中游东岸，西以怒江为界，与龙陵县相望；东隔枯柯河，与昌宁县接壤；南隔勐波罗河与永德县为邻；北与隆阳区村寨相连，形成三水环抱之势，历为兵家所重。加之滇缅公路横穿县境65公里，因而抗日战争期间，施甸由抗日大后方变成了抗日最前沿，并在此重创日军。

1942年5月3日，侵华日军沿着滇缅公路由缅北进犯，攻我畹町国门后长驱直入，5月5日我守桥官兵炸毁怒江天堑惠通桥，阻敌于怒江西岸，形成了敌我隔江对峙的局面。从1942年5月至1945年1月这2年零8个月内，中国远征军在怒江东岸（施甸境内）三江口至干浩90公里江防线上，既要防堵日军东侵，又要为反攻收复国土做准备。因此，沿江渡口、要道及战地险要位置，明碉暗堡林立，堑壕、交通壕纵横于阵地，通讯设施网络遍布战区。集团军、军、师、团各级指挥部、仓库、训练场、医院、军民办事处等各种机构遍布施甸。尤其是等子乡大山头、孩婆山一带，更是中国远征军江防的重中之重。它在此卡住了滇缅公路咽喉处惠通桥及附近渡口，各种防御遗迹分布密集。

前沿防御遗迹

1. 大山头高炮指挥所掩蔽部旧址。位于等子乡大平子村“一丘田”两侧，大山头最高峰偏南的一个石芽山顶，呈圆形，顶面覆盖物已塌陷，深2.3米，南北宽7.6米，东西7米，东面入口与交通壕为一体，通往另一个掩蔽部，西南角有劈开岩石的门道（宽1.2米）与观测所连接。观测所亦呈圆形，周边均为岩石，东西宽3.4米，南北宽3.3米，南边的出口宽0.8米，经交通壕与距离约150米处的炮台相通。炮台有二，两地相距约400米。

2. 炮车路。自“一丘田”起至大山头西侧尖山2处炮台，全长约2000米，如今仍保弹石路面1500米，虽局部有损坏坍塌，但仍可行车。

3. 望江台前沿碉堡。位于等子乡大平子莆草地。该堡为钢混结构，通高2.04米，外形呈不规则长方六角形，六方长度为1.2~1.8米不等。入口（门）宽0.75米，内侧高1.64米。西面射击孔高0.3米，宽0.21米（均为射击孔内侧规格），壁厚0.41米。

4. 大蜂子窝垭口炮兵观测站。位于等子乡下坝村陆家山。该站为钢混结构的堡式建筑，呈不规则六方体。通高2.2米，内高1.7米，门高1.6米，宽0.85米。观测孔有2，规格均为高0.4米，宽0.5米，观测孔下方有“踏脚石”，整体壁厚0.4米。

5. 三个山前沿碉堡（残）。位于等子乡大平子村三个山。该堡为钢混结构，呈六方体，六方长度均为1.4米。射击孔以上已残，壁厚0.4米。入口（门）高1.8米，宽0.65米，北射孔（外口）高0.37米，宽0.3米；西射孔（外口）高0.67米，宽0.3米，射孔内口残。

6. 小乌木前沿碉堡。位于等子乡乌木村南侧小乌木。该堡为钢混结构。

呈不规则六方体，六方长度为1.2~2.4米不等。通高2.5米，壁厚0.45米，入口（门）宽0.85米。射孔外口高0.25米，宽0.65米。

7. 小金刚元水洞脚前沿碉堡。位于等子乡乌木村西侧小金刚元。该堡为钢混结构，呈不规则七方体，开方长度为1~1.8米不等。通高1.8米，壁厚0.4米，入口（门）宽1米。射击孔有三：西北射击孔高0.25米，宽0.65米；西南射击孔高0.3米，宽0.21米；东北射击孔高0.3米，宽0.25米。

8. 小团山前沿碉堡。位于何元乡王家庄村攀枝花小团山。该堡为钢混结构，局部已残，具体规格尺寸不详。

后方指挥中心

1. 中国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司令部（由旺玄帝观）。位于由旺镇街道办事处南侧800米处，始建年代不详。为四合院三进院式建筑，总体占地面积3000余平方米。现存古建筑20余间，古建筑占地面积约800平方米。为抬梁和穿斗组织的建筑结构。滇西抗战期间，中国远征军第七十一军军部和第十一集团军司令部，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曾先后移驻此地指挥前线作战。

施甸遗存的这组滇西抗日战争防御遗迹，文化、文物工作者多次与当地政府协作调查，在迄今发现的6个钢混结构防御工事中，除3个山前沿碉堡和小团山前沿碉堡在战后局部被炸残外，其余4个均完好无损。2个中国远征军驻军遗迹，古建筑保存较为完好，基本保持原建筑格局，已建立科学规范的记录档案。这组遗迹是我们研究滇西抗战的可靠物证，将其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是我们进行爱国主义宣传教育的良好基地。

二 留在施甸的爱

朱应明

滇西抗战，在滇西人民心中是一段难忘的历史，也是一道永远抹不去的人文风景。尽管岁月流逝，60年后，这场反侵略战争在这块土地上留下的动人故事却永远存活着。特别是在血与火中诞生在杨珍娣、杨菊英2位普通女性身上的爱情故事……

杨珍娣（又名杨菊兰），现年80岁，施甸县等子乡五里洼人，现居住在太平乡中寨村。1942年滇西抗战爆发，惠通桥一炸，把日本侵略军拒之于怒江西岸，中国远征军在怒江东岸严阵以待，反攻龙陵松山守敌。为加强沿江防御，中国远征军某连驻进了五里洼。

五里洼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小山村，村子不大，村前的山洼里有一个大池塘。中国远征军某连连长杨天池及连部就驻进了杨珍娣家。杨珍娣的父亲叫杨永寿。通过长时间的相处后，杨天池连长向杨永寿老人提了亲，杨永寿便把年仅17岁的杨珍娣许配给了杨天池连长。消息不胫而走，在五里洼和等子山区一带成为了佳话。山里人共同为这对军地恋人祝福，祝福他们早日成亲。

然而，杨珍娣和杨天池相爱后不久，部队就接到了反攻松山的命令。军令如山，杨连长接到了抢渡怒江、反攻松山的命令。战争的最前夜，也是爱情的最后一夜，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杨连长来不及对亲人更多的道别，只是对杨永寿老人说，等战争胜利归来时就同杨珍娣完婚。在分手的那天，杨珍娣一直把未婚夫杨连长送到了村口的池塘边，杨连长一再叮嘱杨珍娣，不管时间有多长都要等着他回来。杨连长随着长长的队伍消失在杨珍娣的视线外。就这样，杨珍娣在朝思暮想中坚守着一句承诺，一等就等了6年，直到反攻松山胜利和抗战全面结束，再也没有见到杨连长的身影，就连一点消息也没有打听到。后来听说杨连长在反攻松山时牺牲了，又有人说，在攻打龙陵时，杨连长重伤而死。消息很多，但都未得到核实。杨珍娣心中一直认为，杨连长没有死，他一定会回来接她的。这种真情，让杨珍娣执著等了一辈子。直到20世纪90年代，经过50多年后，收到了一封来自马来西亚，从上海辗转寄来寻找杨珍娣的信件，才得知杨连长在攻克松山大战中为国捐躯，真的死了。此时的杨珍娣已是年近八旬的古稀老人。寄信人是杨天池所在连队的副连长，名叫姚天平，是杨连长的部下，也是同事，现移居马来西亚，已是一位白发斑斑的老人。他在信中告知，杨连长在临终前托付给他一定要帮助照顾未婚妻杨珍娣。姚天平副连长在信中这样写道：

也许有一天我会再回来，来到等子，看望我的嫂子。来到怒江，来到惠通桥看一看，在松山祭拜我死去的连长和其他战友，为死去的连长和战友敬一杯酒，上一炷香……

姚天平于马来西亚家中

1997年10月14日

到此，我们没有必要再去索问姚副连长为何没有更早地履行战友的嘱托一类的原因了，因为这已经不重要了。一个年轻的生命以“为国捐躯”这样的名义走了，而另一个年轻的生命以“不见不散”这样的忠贞守候到老。我们知道这些已经足够了……

杨菊英，等子乡等子村人，现年83岁，居住在大平子村。1943年5月与中国远征军五十三军三四六团某连连长赵鸿升在等子相遇并相爱结婚。结婚

不到一年，丈夫赵鸿升随部队反攻松山，为国捐躯，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在丈夫死后不久，代表他们夫妻爱情结晶的儿子在等子这块热土上出世，取名赵兴杨。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在采访杨菊英老人时，我们得知，她深深地受着自己的丈夫，正因为有了这种爱，她坚强地生活着，并把儿子抚养长大成人。在采访中，让记者感动的是，老人拿出了一只绣花枕头来，并向记者讲起她和丈夫的爱情故事。枕头是长形的，白底镶嵌着蓝边，中间绣有牡丹、荷花和蝴蝶图案。左边上书“鸿升敬赠”，右边上书“菊英存念”，中书“民国三十三年于云南”。据杨菊英老人介绍：这字和画都是丈夫赵鸿升亲笔所作，然后由她这位不识字的农村小姑娘用红线一针一线地绣出来。当时结婚时，枕头是有一双的，而且是一模一样。遗憾的是“文革”期间被抄家抄走了一只。老人试图用钱把那只失散的枕头买回来，可是寻来访去犹如大海捞针，据说那只枕头在一次火灾中被烧毁了。老人为失去的枕头伤感，甚至成了她的一块心病。至今老人倍加珍惜这只幸存的枕头，甚至把枕头视为生命的一部分。这个枕头，她每晚都在靠（枕），整整靠了60年，枕面已换了3次。换枕面时，杨菊英一次又一次地把字画剪下来又缝在了新的枕面上。现在看到的已是第三次换的枕头面了。越到后来，老人越是倍加珍惜，老人又在枕头上套了一层外套，把字画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靠，这样就靠不烂了。因为杨菊英老人打算把枕头枕上一辈子，一直到老。

或许，在老人的心里，她靠的不仅仅是枕头，而是靠在丈夫的肩上。假如在九泉之下的赵连长有知的话，也会为妻子的真情所感动。或许这就是爱，而且杨菊英老人用一生的挚爱，把“一日夫妻百日恩”的内涵诠释得如此感人。

蒟醬

何小泉

按：蒟醬历来被认为是永昌名食，古代典籍中记载甚多，惜今人终不甚了了。本文选自《云南文史丛刊》1993年第3期，诚如原编者按语云：“此文别有见解。”故选录之。

稽含《南方草木状》云：“蒟醬荜茇也。大而紫曰荜茇，小而青曰蒟醬，可以调食故曰醬。今永昌人犹以荜茇为豆豉，是也证也。自本草注以蒟醬为槟榔蒟子，非也。槟榔蒟子自名为扶留藤，见《蜀都赋·草木状》，亦具列于槟榔条下，与蒟醬全不同。”

〔原编者按〕《史记·西南夷列传》载：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派唐蒙使南越，南越人请唐蒙吃四川来的蒟醬，而四川又是从云南贩来的。当时蒟醬竟然从云南贩运到四川，又从四川贩运到广东，可见是相当名贵的。关于蒟醬，前人多有考证，此文别有见解，可供参考。

永昌府属历史上之遗迹

李根源

按：《永昌府属历史上之遗迹》为李根源先生所作，原载民国时《云南杂志》第11期。文章共记载历史遗迹32处，如今能晓知其详者，大约只是少数文史学人了，故此史料颇有价值。由于历史变迁，众多遗迹多不可寻，故选录此文以供研究。

永府三面临边，斗入西荒以外山有高黎贡、南牙（即野人山）、九隆、博南；水则有大金沙（已沦于英——原注如此——编者）、澜沧、潞、龙川、大盈五江。幅员广数千里，人口众数百万。复据历史以观，其贻留吾人者，亦不可谓不深厚雄伟。无如我子孙不克肖，不能继述而光大之，犹其余事，乃并历史所附托之山川土宇，亦任人攫取而强有焉。罪尚或可逭耶？兹述此篇，盖欲我同胞发生笃爱历史之本性，因笃爱历史，以笃爱历史所附托之山川土宇，已失者力图恢复之，未失者宝贵而发扬之，是则述者区区之意也。

王靖远石表 在前明腾冲府属内勐养军民宣慰司地之大金沙江畔。明正统间麓川夷思任法、思机法相继叛。兵部尚书靖远伯王骥拜总督军务之命，率蒋贵、侯璉、方瑛、丁璇、杨宁等三讨之。斩馘数十万，辟地数千里。正统十四年春，渡大金沙江，破鬼哭山，连下数十寨垒，思机法终脱去不可得。是时师逾勐养，至勐邨海，在大金沙江西，去麓川已千余里，自古兵力所不

至。诸夷见汉军皆震怖，思氏族人随上状，愿永供朝廷差发银役。靖远以廷臣交劾其贪黷边功，又以大军远涉，粮饷不继，贼又未可卒灭，亟谋引还，乃许之。就大金沙江岸，高建石表一方（约丈余）。镌誓曰：“石烂江枯，尔乃得渡。靖远伯王骥立。”遂班师。靖远功业，亦伟矣哉。自英人侵占缅甸以来，不惟石表已非我有，又丧去石表以內地千余里，虽属政府昏聩之所致，而我人民放弃之罪，亦百喙不能辞。呜呼，石表巍然璨然，将移置英伦博物院中，供人作参考品矣。我后人其何以复此疆土，而令此大好纪念物仍归旧主人也。

李定国墓 在景线地方（今已沦于英——原注如此——编者）。按定国其先本滇人。初从张献忠，献忠死，与其党孙可望、艾奇能、刘文秀、白文选、冯双礼等，由蜀奔回云南。既擒沙定洲，与孙可望迎桂王于粤，封定国为国公。后桂王为可望所制，驻安笼，急密封定国为晋王，使来迎。定国在广西，得王密敕，赴安笼，奉王西行，图恢复。至滇，与刘文秀共辅之。孙可望既降于清军，遂进贵州伐滇。定国屡大败，奉王走楚雄、大理，出永昌，时戊戌十二月十五日也。又走腾越。先令王宫眷出三宣六慰地，入缅甸。定国督兵30000余人，泰安伯窆民望部下亦属焉。扼守磨盘山，与清兵赵布太、吴三桂力战10余昼夜，败绩。窆民望死之，兵士死伤殆尽。定国曰：“吾焉从？从帝而追及之，俱死，无益也。”乃入勐艮，屡举不克。及爰兴阿、吴三桂、赵布太师次緬，桂王被执，定国在景线自掷于地百十次，终日惟躃踊号哭不绝，曰：“负国负君，使中原沉沦，何以对天下？何以对祖宗？”不食者三日，两眼惟流血珠，至七日而死。葬景线地方。至今诸种夷人过其墓者，必稽顙拜跪，大呼李将军三声而后去。夫诸种夷人犹如此，我种人对之当何如？我祖若宗，同时并与其难之种人，对之当何如？呜呼！晋王亦我滇人空前之代表，祖国第二之郑成功欤？考当时从永明帝（即桂王）奔緬，死国难者，有吉王慈焯，吉简王见浚，国公沐天波，叙国公马维兴，总兵姚文相、黄华宇、熊惟贤，宗室朱义，锦衣卫赵民鑑、王大雄、王国相、吴承胤、朱文魁，序班尹襄，千户郑文远、李既、白凌云，百户吴麻等16人，内监陈德远等18人。时顺治十八年五月也。外有宗室岷王而下九百余人，已入緬界，为清军截击，岷王子率八十余人，绕道流入暹罗，余竟死于难。又通政朱蕴金，中军姜成德，宗室松滋王、瑞昌王，都督马雄飞，绥宁伯蒲纓，华亭侯王维恭、张宗伯，吏部侍郎邓士廉，太常博士邓居诏，礼部侍郎杨载，河南道御史陶昌琦，礼部主客司王祖望，义制司斐廷谟，兵部武选司郭璘，学录潘璜，典簿齐应选，靖东将军魏约，总兵王白金、安朝柱、王升、陈廉、王启隆、龚勋，旗鼓吴承爵，锦衣卫指挥任子信、张拱极、刘相、宋宗宰、刘广宁（兄

弟二人)、宋国柱、丁调鼎、李茂芳、杨宗华、李崇国，内监周卢等5人，沐天波所遗部下兵士1000余人俱死焉。时顺治十八年七月也。再刘氏、杨氏，俱永明帝妃，永明帝被执，闻为爱兴阿、吴三桂缢死，遂同服毒。松滋王妃，清兵已入缅，恐及于难，顾侍妾将产，令其自缢，俟其气尽，自刎死。马氏及任国玺妻自缢死。齐环妾，环为大理卿，病没于缅，妾遗腹生一子，桂王被难后，妾求死不得，一日，给女伴河边观水，忽厉声曰：我去矣，抱其子投水死。吴承爵妻，有一女一子，令先自缢。有劝之曰：何乃如此？曰：国亡种奴，此等小孩，我死谁见怜？与其留之，谓贼作父，莫若与之俱死耳。乃自缢死。有吴氏者，总兵王启宠妻，兵乱，与妾周氏将自缢，内臣李犹龙见而救之，吴氏正色曰：“君与妾夫厚，宜速妾死，今反相救，岂欲妾等为降妇耶？”竟同缢死。以上诸女，皆在缅甸闻桂王被执死节者。纪事者谓当时宫嫔及命妇妻女并从亡士民自缢死者，不下万人，累累如瓜菜之挂于树，惨不胜纪。兹特其可认者百之一二耳。呜呼！国破家亡，流离至于崎岖万里蛮烟瘴雨之域，犹穷追极索，必尽殄灭之而后已，亡国之祸，亦惨矣哉！后人述之，有余哀矣。

磨盘石 在腾越厅属分水岭古关之北。明晋王李定国与爱兴阿、吴三桂、赵布太战败于此，死30000余人。刘彬吊之诗云：“凛凛孤忠志独坚，手持一木欲撑天，磨盘战地人犹识，燐火常同月色鲜。”即可想见晋王，想见磨盘石。余少时闻乡父老谈晋王历史，心痒痒然，一种崇拜之诚，深入脑际。曾登磨盘，遍寻遗迹，西风飒飒，鬼气逼人，俨然当年战场愁惨气象也。史云：磨盘石一败，恢复不可为。其诚然耶。

哀牢废县故址 汉置。在今保山县城内太和坊之东。

不韦废县故址 汉置。在今保山县属凤溪山下。武帝徙吕嘉子孙居之。嘉为不韦后裔，故名。

博南废县故址 汉武帝置。在今永平县属之江东村。

顺江废州故址 在今腾越厅治之西60里顺江屯。

越甸废县故址 在今腾越厅治东140里。

古勇废县故址 在今腾越厅西南120里古勇练。

腾越旧城故址 明腾越州治置此。正统间麓川夷叛入毁之。今城西北隅犹有遗址，若小阜然。

镇安所土城遗址 明置。距今龙陵厅治90里。

诸葛营 在今保山县城南10里。昔武侯征南屯兵于此，及还，汉人有遗于此者，聚族而居，至今犹呼其他人为旧汉人。

吕凯台 在今保山县属金鸡村北。世传为吕凯所筑。凯即本村人。（编者

按，台，又名点将台。)

十九古街 在今永平县属漾濞大邑村。每年二月十九日，四方商旅与土人相贸易。相传武侯南征，即于是日擒孟获于此。

金塔坡 在今腾越厅属干峨山之北。明鼎革时，逸士多逃隐于此。

清平洞 在保山县城南姚关，邓子龙将军建忠烈祠于旁，祀征缅战亡将士。又有一古碑，书“烹象处”三字，子龙亲笔也。子龙为明末名将，万历年间，缅甸入侵，诏移赴永昌任金腾参将。耿马罕虔与岳凤通，犯姚关、湾甸，景宗真等助之。子龙大破贼于攀枝花树下，斩罕虔、景宗真等。会刘綎亦俘岳凤父子以献，进子龙副总兵官。缅甸入犯勐密（勐密为腾越六慰三宣之一）。把总高国春大破之，以犄角功，晋总兵官。值勐砮土司思仁烝其嫂甘线姑，欲妻之，勿克，偕其党丙测叛入缅，为边患。蛮暮土司奔等练。子龙击败之，复勐砮、蛮暮两司地数千里，其功不可谓不巨。呜呼！勐砮、蛮暮，今尚属我土地乎？悲夫！

铁柱 在永平县属漾濞。唐中宗景龙元年六月，吐蕃寇边，遣唐九徵败之于漾。立铁柱以纪功于此。

盘蛇谷 保山县属蒲缥打板箐下，两山壁立，中有道路，窄险非常。相传武侯征南时，火烧藤甲兵于此。

哑泉水 在盘蛇谷旁，即武侯征南时之哑泉也。旁立有碑，题曰哑泉。

龙关镇 在龙陵厅南 15 里，前后左右山形壁立，俯视芒川并三台诸地，为邓子龙将军所建。

幽兰亭 在腾越古灵祠内。腾人王统、汪城、易经、张润诸先生读书处。

关索岭 在保山县城南 60 里，相传武侯征南时，关索随军至此。林木丛杂，岩谷参差，旁有邓公祠。

老邓营 在龙陵厅属镇安东 10 里。邓子龙将军驻兵于此，故名。

得胜桥 在保山县城南姚关外。邓子龙将军大破缅甸于此，尽馘其象，烹之以享战士，因以得胜名桥以纪念。

尚书营 在腾越城南五里来凤山后，明王骥驻兵处，亦曰军营堆。

明处士易恒墓 在腾越来凤山之右。

宝井 在勐密司地。明置中官于此，督取宝玉。

受降台（又名将台——原注——编者）在蛮暮司地。为前明刘綎将军建以纪功者（今已沦于英）。綎字省吾，江西人。少豪纵，时称刘大刀。自结发从戎，所著战功甚多，而其平陇川、木邦、蛮暮、勐密、勐养诸夷、直捣缅甸都阿瓦，受缅甸王莽瑞体父子之降，尤为旷古第一之伟勋。当万历十年十月，岳凤勾合六慰三宣各司，并缅甸王莽瑞体之子莽应里叛，窥腾冲、永昌、大理、